



《山海经》名物书写的基本样式和运思机制*

李炳海

摘要:《山海经》之中的名物数量众多,种类繁富,是构成全书的基本骨架。其中名物的含义有显豁与隐晦之分,还有的则介于二者之间。造成含义隐晦的原因,是名物所用词语往往取其原始本义、特殊义,而不是常见用法;还有的文字属于多音、多义词。名物指称对象有的是一种物,有的则是一个类别,后者运用的是综合思维。《山海经》以各个条目为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各条目之间不存在意义的直接关联,呈现的是间断性。而在条目内部出现的名物,往往存在意义上的关联,是以条目标题名物所承载的理念统辖其他名物,连续出现的名物呈链状或网状。中国古代神话的片断性特征,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书写方式造成的。

关键词:《山海经》;名物书写;隐与显;同与异;断与续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1-0095-06

传世本《山海经》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神话总集,同时又是带有博物性质的地理文献。这部典籍出现的名物数量众多,种类繁富,构成《山海经》一书的基本骨架。在《山海经》营造的神话世界中,数以千计的名物犹如满天繁星,它们或明或暗,有同有异,分布排列时断时续,构成一种壮丽的文化景观。探讨这些名物的书写样式、运思机制,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中国古代早期书写的特点和规律。

一、名物含义的隐与显

《山海经》出现的名物,有的含义颇为显豁,有的则比较隐晦,还有的则介于二者之间。《山海经》对名物所作的书写,遵循的是名实相副、以实释名的原则。只是由于所选择的名物性质有别,所作的陈述在方式上也存在差异,从而出现名物含义或明或暗的情况,存在隐显之别。

《山海经》出现的含义显豁的名物,采用的

是直接、明快的书写方式,给人一目了然之感。这类名物在《山海经》中数量较多,进行解读颇为容易。《西次四经》有鸟鼠同穴之山,顾名思义,就是鸟和鼠同穴共处之山,今甘肃泾源一带确实存在这种传说。《中次九经》有如下记载:“又东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入神人。”^{[1]194}熊山由那里有熊穴而得名,并且带有神奇色彩。《海经》《荒经》记载一系列奇形怪状之人居住的邦国,如贯胸国、交胫国、毛民国等。这些条目通常在出示名物之后,对于人的形体样态作具体描述,名物的含义交代得很清楚,体现出名实相副。

《山海经》对显豁型名物所作书写体现的名实相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名与实逐一对应,而是往往采用以具体指代一般的对应方式。《中次八经》有如下记载:“铜山,其上多金、银、铁。”郝懿行笺疏:“铜山,盖以所产三物得名。”^{[1]185}名曰铜山,但是,该山并不产铜,而是有金、银、铁,这是用铜指代金属矿藏,是以具体指代一般。

收稿日期:2023-11-1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研究”(2022JZDZ025)。

作者简介:李炳海,男,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089),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山海经》三次出现玉山,其中《西次三经》的玉山没有提到那里产玉,而是西王母所居之处。《中次八经》的玉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碧、铁”^{[1]187},这座山不但产玉,而且还有其他金属矿藏。《中次九经》的玉山,“其阳多铜,其阴多赤金”^{[1]193},这座玉山也不产玉,而是有铜和赤金。由此可见,产玉的山称为玉山,没有玉的山也可以称为玉山,这里的“玉”字已经不表示具体的玉,而是取其抽象意义,用以象征尊贵、美好。玉在古代属于珍宝,由此引申出表示尊贵、美好的义项。西王母是神话传说中的刑神,她所居住之处当然是尊贵之地,故称玉山。金、铜、铁作为金属在《山海经》成书时期属于珍贵之物,因此,存在这类矿藏的山亦称为玉山。

如前所述,《山海经》对铜山、玉山这两个名物所作的书写,采用的是以具体指代一般的运思方式,反映的是原逻辑思维的特点,“原逻辑思维本质上是综合的思维”,“在这里,表象的关联通常都是与表象本身一起提供出来的”^{[2]101-102}。前边提到的铜、玉,既是表象本身,又是表象之间的关联。这两个案例运用的是原逻辑思维,所作的表述并没有流于隐晦,而是明朗显豁,易于理解。

《山海经》有些名物的书写介于显豁与隐晦之间,单从名物本身所用词语审视,给人以生疏、隐晦之感;而对名物所作的具体叙述,则把名物的生成根据交代得很清楚。《北次二经》有如下记载:“狂山,无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1]96}山名称为狂,似乎难以理解,因为这个字通常用以描述有生之属或动态事物,而山以静著称,通常不与“狂”字相勾连。这个条目后边所作的叙述,道出了山名的由来。正常情况下,山上长有植物,而这座山没有草木。通常的气候条件,山上冬天有积雪而夏季融化,而这座山冬夏有雪。上述两种物象都不是正常状态,而是属于反常现象,故称为狂山,用的是“狂”字的引申义,而不是常见义。《中次十一经》有如下记载:“求山。求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中有美赭。”^{[1]211}山名为求,含义显得隐晦。求有聚集之义,了解它的这种义项,山名的由来就自然显示出来。这座山是水出于其上而又潜于其下,是水所聚集之山,故称求山,用的是求字的特殊义项,

而不是它的常见意义。《山海经》名物含义处于显豁与隐晦之间者,往往能从语用学方面找到原因。

《山海经》还有一系列含义隐晦的名物,造成隐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名物所用词语在表述上具有含糊性。《海外西经》记载:“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黑。”^{[1]264}《大荒西经》记载:“有兽,左右有首,名曰屏蓬。”^{[1]465}前后有首的怪兽称为“并封”,左右有首的怪兽称为“屏蓬”,两种怪兽都是双头,所用名称读音相近。对此,闻一多作了如下论述:“‘并封’、‘屏蓬’、‘平逢’等名的本字当作‘并逢’。‘并’与‘逢’都有合义。兽牝牡相合曰‘并逢’,犹如人男女私合曰‘姘’(《苍颉篇》)。”^[3]这是采用音训的方法加以解读,认为并封、屏蓬都是兽类牝牡相合之义,袁珂赞同这种说法^①。可是,《山海经》对这两种怪兽形态所作的描述,见不到牝牡相合的形态,而是一身双首,或前后相对,或左右并列,这就需要对名物所用词语逐一加以辨析。并,有一起、一并之义。封,有丰厚之义。所谓的并封,指一并丰厚,具体指这种怪兽前后都有首。屏,本指影壁,是与门相对的小墙,引申出相对、对应之义。蓬,本是草名。这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命力很强,由此引申出生机盎然之义,往往作为叠字出现。左右有首的怪兽称为屏封,意谓左右两首相对应,生机勃勃。这两个名物所用的词语带有暗示性,需要通过联想加以补充,显得含糊,因此造成表达的意义隐晦不明。

二是由于文字方面的障碍,以及古今语言的差异,也使得《山海经》许多名物的含义显得隐晦。《大荒西经》有如下记载:“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1]460}颛顼、老童是楚族祖先,而重、黎、噎则是半人半神的角色,这三个名称的含义属于隐晦型,需要从文字构形切入寻找答案。担当祭祀上天的角色称为重,金文的重和东是同一个字,都有表示动的义项。祭天是隆重的礼仪,主持者有一系列活动,故称为重。“令黎邛下地”,黎的职责是治理大地,《说文解字·黍部》:“黎,履粘也。”^[4]黎字的构形是脚踩黏性之物,实指在田地黏

土里行走,故以黎称之。主管时间的角色称为噎,噎字构形从壹,“古文壹和壶其实是一个字”^[5]。有保持不变和专一之义,这正是时间之神的基本属性。《山海经》许多含义隐晦的名物,都可以从文字构形方面得到合理的解释,而这种处理方式往往有较大的难度。

综上所述,《山海经》对名物书写所选择的词语,有的用常见义,有的用特殊义;有的用原始本义,有的用引申义;有的清楚明晰,有的含糊笼统。由此,名物的含义有隐与显之别,还有的介于隐和显之间。

二、名物指称对象的同与异

《山海经》出现的名物属于专名,即专用名词。而所谓的专名,又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专名所用名称与所指对象是一对一的关系,一个名称只表示一种事物。广义的专名则不同,每个名称所指的对象不是一种,而是多种,是同属于一类的物,所用名称是同类之物的共名。《山海经》多次出现夸父之名,袁珂指出:“均形似猿猴之怪鸟兽也。而神之多力奋迅者,亦或以夸父名矣。”^{[1]47}所得出的结论是可取的,夸父之称的意义指向是生命力旺盛之物,其中包括动物精灵和神话人物,这些指称对象存在相通之处,彼此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差异,体现的是同与异的错杂渗透。

《山海经》对广义专名所采用的书写方式,是对属于一类之物的共同点加以展示,并且赋予相同的名称。“它们可说为环绕着名而结晶成为一个固定的中心,一个思想的焦点。”^[6]对于不同类别的名物而言,《山海经》进行书写的聚焦点又是多种多样的,具有不同的运思理路。

《西次三经》和《中次十一经》都有翼望之山条目,两座山同名,袁珂认为“或一山连麓”^{[1]63}。《西次三经》的翼望之山处于中土西部边缘,《中次十一经》的翼望之山属于荆山系列,二者相距甚远,不可能是一山之连麓。两座山名相同,应是取自它们相同的山体形态。翼,本指鸟翼、鸟的翅膀。望,有饱满、充分之义。所谓的翼望之山,指的是像鸟翼张开之山,聚焦于山体形态的舒展两翼之象。

《山海经》多次出现文字构形从鬼的山名。《西次一经》《西次三经》和《中次三经》《中次十经》都有隄山,《中次七经》有大隄之山,《中次六经》有魔山。上述六个条目的名物所用文字构形均从鬼,属于同类名称。这六个名称所属之山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矿藏,其中以金属和玉石居多。为什么对这类山的命名所取文字构形从鬼,这体现出《山海经》编纂者的运思理路。《礼记·祭义》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7]古代华夏先民的习俗,人死之后进行土葬,尸体埋在地下,称为鬼。而山中的金属、玉石等矿藏,大多也是埋在地下,因此,存在矿藏的山名也就文字构形从鬼,是以类比联想进行运思的产物。

《山海经》对于同类名物所作的记载,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手法,明确指出几个名物之间的相通之处。有的则用暗示的方式加以表述。《海外东经》提到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1]308},汤谷是先民想象中的太阳在东方的洗浴之处。《大荒东经》记载:“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1]408}汤谷即温源谷,相当于温泉。把《海外东经》《大荒东经》的上述记载加以整合,可以对东方汤谷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西次三经》天山条目也提到汤谷:“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1]65}这里所说的汤谷是否与太阳有关,单凭这个条目提供的信息无法判定。《西次三经》排在天山后边的条目是渤山,“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员,神红光之所司也”^{[1]66}。汤谷在天山西南,渤山也在天山西南,汤谷就在渤山,那里乃是太阳降落之处。渤,字形从水、从幼,意谓低洼有水,亦即山谷有水,与汤谷有相通之象。东方的汤谷是温泉水,《西次三经》的汤谷是否如此,可以从上述两个条目的相关记载中找到答案。流入汤谷的英水发源于天山,而天山之神浑沌“赤如丹火”。在人的直觉感受中,红色、火与炎热相关联,既然天山之神赤如丹火,从那里发源而流入汤谷的英水当然也是温度较高的水,而不是冷水。汤谷所在的渤山“神红光司之”,红色、光线都与炎热相关联,既然如此,神红光管辖的渤山作为咸池所在之处,当然也属于温源谷,汤谷系温泉水。《山海经》记载的东方和西方汤谷

名称相同,属性相同,都是温泉谷;功能相同,都是太阳洗浴之处,只是所在的空间方位存在东极与西极之别。

《山海经》还有一类名物颇为特殊,虽然两个名称所用的文字构形相同,但是,所指对象并没有直接的相通之处,而是属于不同的类别。《西次一经》太华之山条目记载:“有蛇焉,名曰肥螭,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1]25}肥螭,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及《艺文类聚》卷九十六引此条目并作肥遗。这是兼有鸟和蛇形体特征的蛇类精灵,称为肥遗。《北次一经》浑夕之山条目记载:“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1]94}这也是蛇形精灵,与太华之山的肥遗可视为同类。《西次一经》英山条目记载:“有鸟焉,其状如鹑,黄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遗,食之已疠,可以杀虫。”^{[1]28}这是鸟形精灵,也称为肥遗,与蛇形精灵肥遗明显不是属于同类。异类精灵而用相同构形的文字加以命名,这种现象似乎难以理解。但是,如果不是专注于所用词语的文字构形,而是从声韵学、语义学切入加以审视,这种现象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肥本指脂肪过多,肥胖,由此引申出过多、富足等义项。遗有遗失、丢掉等常见用法。蛇类精灵肥遗作为自然暴力的化身出现,“见则天下大旱”,它们出现就引发旱灾。而对人类的生存而言,旱灾使人类遭受巨大的损害,丧失甚多,因此,两种带有灾星性质的蛇类精灵被称为肥遗,取象于它们的破坏性功能。遗是多音多义词,又读 wèi,表示给予、馈赠之义。鸟形精灵肥遗能治疗麻风病,能杀虫,对于人类发挥的是创造性作用,属于吉祥之物,把它称为肥遗,意谓多有给予、馈赠的精灵。由此看来,把两类不同精灵都称为肥遗,看似异类同名,实际上是异类殊名。《山海经》对肥遗这个名物所作的书写,巧妙利用汉语一字多音多义的特点,用看似相同、实则相反的名称指代两类不同的对象,是在名物调遣过程中采用含混迷离的书写方式。

《庄子·齐物论》称:“类与不类,相与为类。”^[8]类似为同,不类为异,《山海经》中名物的指称对象,同样是“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有时甚至似同而实异,在书写方式和运思理路上多有变换,客观上适应了神

话文献的表述需求。

三、名物之间的断与续

《山海经》一书的编纂体例,是以各个条目为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就全书而言,各个条目之间是断开的。可是,如果对单个条目进行考察,又会发现其中出现的名物存在关联性,各个名物不是孤立存在的。整体上的间断性和局部的关联性相结合,是《山海经》名物书写的基本样式。

单个条目内部出现的名物彼此之间存在关联,这种现象在《山海经》记载的神话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黄帝战蚩尤等。《五藏山经》的书写体例类似地理志,除了像精卫填海这类极少数具有故事情节的条目外,其余都是对山水、物产、精灵等内容的叙述,构不成连续的情节。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五藏山经》地理志类型的条目,其中出现的名物除了所处空间具有同一性之外,彼此之间是否还存在意义的关联,这要通过具体案例加以回答。

《南次一经》首个条目是招摇之山,也是《五藏山经》的开篇之作。招摇,本指北斗星第七颗星,指向西方。《南次一经》的条目是从西向东依次推移,故把首座山称为招摇之山,意谓最西之地与北斗第七星相对应的山。北斗星是古代先民确定空间方位的重要参照对象,具有导引出行的功能。招摇之山上的动植物,有的也被赋予了这种功能。“有木焉,其状如穀而黑理,其华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不迷。”^{[1]1}这种树木所开的花朵具有照明功能,因此佩带这种植物不会迷路。所谓的迷穀,指的是迷失而能生存,因为这种植物能消除迷失状态。穀,指美善,具体指生存。招摇之山条目还写道:“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狺狺,食之善走。”^{[1]1}狺狺,指猩猩,既能爬行又能站立奔跑。把这个名物置于招摇之山条目中,是因为其行走功能。文中还写道:“丽麇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痠疾。”^{[1]1}丽,指附着。麇,獐、狍一类动物,以善于奔跑著称。丽麇之水,指獐狍饮水的河川。这条河流中有育沛。育,指生长;沛,指充沛。育沛,生长充沛,生命

力旺盛之物。佩带育沛则无痼疾,腹内不会有结块。身体没有疾病,就可以健步如飞。招摇之山上述四个名物,都着眼于人的行走。

北斗七星呈斗形,因此,先民在想象中把它与人的饮食相关联。《诗经·大雅·大东》以及《楚辞·九歌·东君》都在想象中出现北斗挹酒浆的事象。《南次一经》招摇之山条目还有如下记载:“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11]这种草的形状如同韭菜,而韭菜的特点是割而复生,不断长出新的茎叶。所谓的祝余,指的正是割而复生之义。祝,指割断。余,指剩余,丰足。既然这种植物能够割而复生,于是,先民在想象中赋予它解除饥饿的功能。

招摇之山提到众多名物,涉及山名、水名、动物名、植物名。这些名物所指对象都在条目标题含义的统辖之中,是用招摇之山的含义把众多名物凝聚在一起。在这个条目中,招摇之山与其说是山名,不如把它视为人的食、行理念的结晶更恰当。在这种理念统辖之下出现的各种名物,都与招摇之山的文化内涵存在直接关联,它们环环相扣,犹如珠串和项链;又如同编织的理念之网,招摇之山这个名称是纲,其余名称则是目。

招摇之山条目是《五藏山经》的开篇之作,它对众多名物所采用的上述书写方式,在《五藏山经》其他许多条目中都可以见到。这种书写方式的关键是首先确定条目的名称,也就是起统辖作用的山名。而山名的由来,又有预设型和既定型两种。预设型指作为条目标题的山名,根据所要表达的理念而预先设定的,而不是早已存在的,招摇之山就属于这种类型。《西次一经》的松果之山条目也属于这种类型:“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中多铜。有鸟焉,其名曰鵙渠,其状如山鸡,黑身赤足,可以已曝。”^{[11]25}松果之山,意谓使饱满状态得到缓解之山。松,指放松、缓解。果,指饱满、充盈。发源于松果之山的河川称为濩水,濩字取其散漫流布之义,散漫流布则不会聚焦而出现充盈之状。松果之山的鸟称为鵙渠,鵙字构形从虫,从鸟,兼有虫和鸟的属性,而虫类的功能之一是穿穴打洞。鵙渠,指能开挖渠道的精灵,渠,用作动词,指开掘渠道。饱满充盈是由封闭状态造

成的,渠道具有疏通作用,可以销解充盈之弊。鵙渠这种精灵“可以已曝”,能够使肌肤的肿胀消失,具有医疗效应,这正是对充盈状态的缓解。松果之山作为虚拟的山名是预设的,它作为一种理念又把一系列名物聚集在这个条目中,这些名物也是虚拟的,充当理念的载体。在这类条目中,“表象之间的关联的数量和它们进行关联时所用的方法是与这些表象一起同时被预先决定的”^{[2]102}。《五藏山经》中有大量的这类预设型条目、山名及与山相关联的名物,都是虚拟预设的,构成意义连续的链条,出现的是一组名物群、意念群。

《五藏山经》有的山名是原来就有的、既定的,编纂者根据已有的山名去组织相关的名物。如前边提到的《西次一经》太华之山,该山的精灵肥遗“见则天下大旱”。太华之山即西岳华山,神话传说中的华山原是一座很大的山,因为处于黄河水道中间,阻碍河水东流,于是神灵把它从中间劈开,成为后来的华山。华字有析分、绽裂之义。华山的形态是神灵以破坏性方式造成的,并且破坏性很大,因此,太华之山精灵肥遗从名称到功能体现的都是巨大的破坏性。华山的形成是中间劈断所致的,大旱则是降雨中断而造成的。

《中次七经》有泰室之山条目,泰室之山指中岳嵩山,这个条目也是沿用已有的山名。泰室之山“上多美石”,郭璞注:“次玉者也;启母化为石而生启,在此山,见《淮南子》。”^{[1]177}相传夏启的母亲在嵩山化为石,因此,这个条目称“上多美石”,暗示系启母所化,嵩山是启母山。泰室之山的树木名称为栢木,“服者不妒”,人利用这种树木不会有嫉妒之心。泰室之山的蓐草,“服之不昧”,人利用这种植物就不会愚昧。不嫉妒则胸怀大,不愚昧则聪明,这正是古代推崇的女性美德。树名栢,文字构形从木、从有,有与佑通,指佑助,辅助。树名栢,意谓对人有辅助功能的树,故能使人不妒。构形从畱的字,往往表示美好之义。草名蓐,意谓美好之草,故能使人聪慧而免于愚昧。这个条目充分利用泰室之山的启母传说,以女性之美为线索,把相关名物纳入其中。

《五藏山经》中有大量以意念统摄名物的条

目,这类条目中起主导作用的山名,无论是预设的,还是既定的,都是作为理念的载体而统摄该条目中的名物。由此,《五藏山经》多数条目主要不是讲述故事,而是通过名物和神话对理念进行编织。海德格尔称:“一边是奇迹和梦想,另一边是有所掌握的名称,两者融合在一起——于是产生了诗作。”^[9]《山海经》许多条目的生成,与这种创作方式相近,在这类条目中,主要出现的是名物及其承载理念的联翩而至,故事情节的设置则居于次要地位。中国古代神话多是片段的、零散的,与《山海经》名物书写的体例直接相关。

《山海经》以理念统辖名物的书写方式,与《周易》本经的编纂体例有相似之处。《周易》本经根据卦象确定卦名、卦辞,然后再以卦名、卦辞为依托撰写爻辞。卦名、卦辞起统摄作用,相当于《山海经》发挥统摄作用的山名。至于《周易》的爻辞,则相当于《山海经》在条目标题之后出现的名物。二者的区别在于《周易》卦名、卦、爻辞的拟定受卦象、爻位的制约,有固定的输入程序。而《山海经》用理念统辖名物的条目则有较大的自由度,名物的数量、排列顺序都带有随机性。就书写语言而论,二者多是象征性的,用暗示的方式加以表述,这也是中国古代早期书写的一个鲜明特点。

综上所述,《山海经》各个条目是相对独立的,每个条块各条目之间不存在意义上的关联,处于间断状态;与此同时,各条目又以所处地域

为纽带前后相次。就单独条目而言,虽然在思想意义方面与其他条目处于间断状态,而以理念统摄名物的条目内部,所出现的名物又构成链条和网状。李煜《捣练子令》有“断续寒砧断续风”的句子,构成一种特殊意境。《山海经》对名物所作书写的断与续相错杂的格局,亦是别有韵味的文化景观。

注释

①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265页。

参考文献

- [1]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3]闻一多.伏羲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8.
- [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329.
- [5]尹黎云.汉字字源系统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79.
- [6]卡西尔.论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M].刘述先,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85.
- [7]朱彬.礼记训纂[M].饶钦农,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709.
- [8]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71.
- [9]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61.

The Basic Style and Thinking Mechanism of the Writing of Objects in *Shanhai Jing*

Li Binghai

Abstract: The *Shanhai Jing* has a large number and rich variety of objects, which i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entire book. The meanings of famous objects can be either overt or covert, with some falling somewhere in between. The reason for the ambiguity of meaning is that the words used in names and objects often take their original and special meanings, rather than common usage; Some texts belong to polysemous and polyphonic words. Name refers to objects that are either a type of object or a category, with the latter utilizing comprehensive thinking. The *Shanhai Jing* uses each item a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tructural unit, and there is no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tems, presenting a discontinuity. The names appear within an item often have meaningful associations, governing other names based on the concepts carried by the item's target name. The names that appear consecutively appear in a chain or network shape. The fragmented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y are largely caused by this writing style.

Key words: *Shanhai Jing*; objects writing; overt or covert; same and different; discontinuities and continuation

[责任编辑/周舟]